

御纂七經

42

38 至

48

秋官司寇第五之五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

鄭氏康成曰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

大賓下孤卿對小行人所云小客言孤卿者據大國得立孤一人孤來聘侯伯已下無孤使卿來聘不言大夫士者般聘使卿時聘賈氏

使大夫士雖不得時聘為介來亦入客中故下云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大夫士亦如之是皆謂大夫士者般聘使卿時聘賈氏

公彥曰大賓大客尊卑異故言及以殊之云親諸侯者易云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則朝聘往來是也鄭氏錫曰語其禮則曰禮見於其進

周旋則曰儀對舉之互文也

孫氏之宏曰六服之君各以歲時朝覲宗遇而陪臣將命入貢獻功義無虛日委積饋餼以待之郊勞燕

饗以寵之送逆必於其疆而不憚其煩存類必以其時而不厭於數周公經紀天下精神會聚於此此意管仲猶知之故其言曰招搖以禮

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故五霸桓公為盛也

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

同六事者皆以王見諸侯為文圖比陳協皆考績之言王者春見諸侯則圖其事之可否秋見諸侯則其功之高下夏見諸侯則陳其謀

之是非冬見諸侯則合其慮之異同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迭如此而備不朝之歲故云以其朝歲賈氏公彥曰事由春始故圖

事秋時物成故比功夏物盛大故陳謨冬物伏藏故合慮鄭氏錫曰謨欲其明夏文明故言陳謨慮欲其密冬閉藏故言協慮謨欲眾其

知故言陳慮恐人異志故言協黃氏度曰諸侯平居無事之時王者於德意志慮則道之使知度量法則則諭之使同好惡已一於心用

舍已一於事及其入王又會而圖之蓋合四海為一家中國為一人之意李氏曰君臣之禮不接則上恩不下流下情不上達難疑易以

生毀譽易以入故制朝覲宗遇之禮以圖事比功陳謨協慮則上下交而志同絕無壅隔之患者矣朝覲宗遇四時之禮文質繁簡微有

不同要無大異圖事比功陳謨協慮大槩主其所重者分繫之於一時亦非春必不可比功而秋必不可圖事夏必不可協慮而冬必不可

陳謨也言此者見天子諸侯一體相親之意雖歲事之常亦非無事而空行者耳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與儀禮之

覲禮皆於廟而特見者也秋覲當以之曲禮天子當立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此於路門之外旅見者也春朝當以之康成云夏宗

依春冬遇依秋禮或然與然謂春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則非也受摯受享禮無更端且摯重而享輕既受摯於朝則受享亦必於朝矣又

冬見曰遇遇者草次之期豈以冬寒暑短不拘何處即離宮別館皆可行禮不必定在朝廟故謂之遇而儀亦從殺與賈氏公彥曰侯

服年年朝春東方來夏南方來秋西方來冬北方來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當朝之歲亦春東夏南秋西冬北采衛要服皆然朝

覲宗遇四方之諸侯皆有之隨其至之早晚而與之為禮故有四時之異名也如疏說則東方者有朝而無覲宗遇西方者有覲而無朝宗

遇南方者惟有宗北方者惟有遇既偏苦而不平亦壅礙而不可行矣

諸侯而發禁命事焉禁謂九伐之法殷同即殷見也王十二歲一巡守若不巡守則殷同賈疏鄭知王不巡守則殷同者下文云十有二歲若王巡守則殷同殷同者六服盡朝王亦命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其政政謂邦國之九法九伐九法皆在司馬職時會殷同大宗

伯大行人既立言之而諸職中言會同者非一公西氏言志亦云如會同可見人多禮盛不僅如尋常朝覲而已會同則為壇於國外如司

儀職所云合諸侯令為壇三成觀禮所云諸侯覲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者是也案之鄉師牛人縣師道人稍人廩人司市賈師諸官會同

則有徒役輦輦牛車任器委積之共泉庶之作糧食之備賈價之市而大祝職言大會同過名山大川用事焉則會同似不專在近畿國外

者意發禁施政所行者遠則於侯國封壤擇一都會之地以為會同之所而王適焉者蓋亦有之會同二者對文則別合言則通故諸官皆

連言會同也其合諸侯大約不過數十國而止以壇宮所容無幾而君行師從則其地止宿之處或虞不給而芻薪亦難繼也然則當會同

時方伯連帥量率其當有事於王家者而非胥六服以行矣又案小司馬職小會同掌事如大司馬之濫意四方之方伯連帥率諸侯而

畢會則為會同之大者若止一方則為會同之小者與注謂十二歲王不巡守則殷同據下經巡守殷國並承十有二歲之文也然因不

巡守而殷國經亦究無明文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脩其德而改卜是巡守雖以十二年為期而是年不行次年

可改卜也既可改卜何為偏召六服而使之盡朝哉蓋朝覲宗遇常禮也猶祭享之有祠禴嘗烝也會同盛禮也猶祭享之有大禘大祫也

盛禮閱數年而一舉所以震耀聲靈而齊一諸侯之心志也舉盛禮則不復舉常禮歲無二朝蓋不欲數勤諸侯矣反覆經文似是如此但

注義承習已久不敢輒廢故並存而論之存鄭氏康成曰殷同四方四時分來歲終則徧矣時會殷同既朝命為壇於國外賈氏公彥

曰殷同春東方六服盡來夏南方六服盡來秋西方六服盡來冬北方六服盡來是歲終則徧矣諸侯不當朝歲者就國外壇朝而已若當

朝者則於國內依常朝之禮既朝乃向外就壇行禮會同有四方俱來者亦徧祇一方者常武詩徐方既同蓋宣王既征淮徐之戎而因

以殷同被地附近之諸侯也即在王國或一方以有政而來即未必徧徼之它方矣四方拘以四時未必然也既以壇為會同之所則在壇而

將幣即朝覲也將幣必執玉執玉重禮不可以再為之再則褻矣謂既朝而後之壇非也朝時受玉禮當還之還玉終事也方其未還將令執

何玉以行會同將幣之禮乎

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類以除邦國之慝好呼報反類通美反鄭氏康成曰此二事者以王見諸侯之臣來使者為文時聘亦無常期天子有事諸

侯使大夫來聘親以禮見之禮而遣之所以結其恩好也天子無事則已殷類謂一服朝之歲也賈疏案宗伯注云一服朝在元年六年十一年

惡猶惡也一服朝之歲五服諸侯皆使卿以聘禮來類天子以禮見之命以政禁之事所以除其惡行易氏祓曰或謂聘類即下經徧存徧

類徧省之事乃天子遣使以撫邦國諸侯然大宗伯以此二者為賓禮而此職亦有六客之儀則知非天子遣使之文注義不可破也案邦國

有交相惡者當累聘其國卿皆在故諡使解除

問問以諭諸侯之志歸服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禱以補諸侯之戒問說見反服上

鄭氏康成曰此四者王使臣於諸



王門入謁但乘墨車而此云貳車五乘經有不同未詳所以

其朝位賓主之閒九十步立當車軹橫者五人軹音只鄭氏康成曰朝位謂大門外案注大門外謂庫門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也王始立大門

內交橫三辭乃乘車而迎之齊僕爲之節賈疏必知有交橫者案下文惟大國之孤繼小國之君不交橫明凡諸侯天子皆交橫交橫是敵禮也上公立當軹王立當軹與賈氏公彥曰軹謂

轂末車轂北向在西邊去大門九十步公於車東當轂末橫者五人大宗伯爲上橫小行人爲承橫當夫爲末橫其餘二人是士陳氏傳良

易氏祓謂王行四十五步以迎賓賓行四十五步以朝王非也經言公立當車軹注推之以爲王立宜當軹則賓主皆立於其所然後陳橫傳

辭諸侯趨而進或近王數武而王乃少前以就之耳賈氏公彥曰親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此春夏受賁在朝亦無迎法至朝後行三

享在廟天子親迎並申上服乘金路之等孔氏穎達曰崔云諸侯春夏來朝各乘其命車至皋門外陳介天子車時在大門內傳辭既訖乘

車出大門下車若升朝之時王但迎公自諸侯以下隨之而入更不別迎也天子還服朝服立於路門之外諸侯更易服朝服執贄以入應門

而行禮若熊氏之義則朝無迎法惟享有迎諸侯之禮陳氏祥道曰齊僕朝觀宗遇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爲車送迎之節案齊與本

遇之饗食陳氏剛說二字遂生誤解蓋朝宗於朝觀遇於廟其送迎之禮則同先儒謂秋觀無逆送之禮春夏受賁於朝亦無迎法其言與齊僕不合非所信也

易氏祓曰不下堂而見諸侯特漢儒之說耳上公朝位後鄭止曰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若賈氏則直以爲在廟乃有此迎賓之法經

既明言朝位則是外朝之位有此迎賓之法奈何強爲之說乎朝位賓主之閒先儒講說紛雜不一崔氏謂迎入應門而朝於路門外之朝

則朝禮乃君臣之正不應以賓主之法迎之故熊氏賈氏皆不從據齊僕職皆乘金路則當迎之以至廟而非入朝者矣鄭賈以朝禮無迎法

而三享則殺故謂行朝禮於朝正南面之尊既訖然後講賓王之禮迎入廟而行享如此則無下堂見諸侯之嫌而又與曲禮當二之文對峙

而不相悖然覲聘之禮受玉受享皆同時遞舉而不更端朝禮既行於朝享禮何必改而之廟且司儀之將幣正禮與享禮並舉此經將幣專

指享禮而不及朝禮文義亦不盡一齊僕職云朝觀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爲車送迎之節此謂朝觀宗遇之饗食也豈此迎

入者爲饗食之禮經文但錯舉而不必順敘與抑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春見之法卽以賓主禮行之則方朝時亦有迎與

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祿而酢注故書祿作果鄭氏康成曰廟受命祖之廟也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賈疏聘禮與覲禮皆有庭實朝事儀曰奉國

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王禮王以鬱鬯禮賓也鬱人職曰凡祭祀賓客之祿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再祿而酢者再祿賓乃酢王也

朝聘以圭璋享以璧琮幣則圭璋璧琮之統名也司儀職諸公相賓及諸公之臣相爲國客賈氏皆以將幣爲受圭而以三享爲受享俱在廟

禮觀聘皆受圭訖旋即行享並無更端且朝重而享輕受圭於朝而受享於廟疑無此理則此經當以將幣爲受圭而以三享爲受享俱在廟

中行之爲得也若受享於朝則受享亦於朝或另是一禮此經特著其在廟者耳賈氏康成曰禮者王使宗伯攝酌圭瓚而祿王既拜送

爵又攝酌璋瓚而祿后又拜送爵是謂再祿鄭氏錫曰小宰職曰凡賓客贊祿謂贊王也小宗伯贊祿將亦贊王也若宗伯攝酌何用小

宰小宗伯贊之乎內宰職曰凡賓客之祿祿瑞爵者贊需贊后也若王后不與則外宗贊宗伯而內宰亦必贊矣康成蓋因大宗伯職言大賓

客則攝而載裸遂失之不知大宗伯乃后不與而攝之以拜送耳宗伯攝后則內宰亦贊宗伯矣再裸后職也但止行饗享之時后不出則雖禮有再裸亦大宗伯攝之故大宗伯職云大賓客則攝而載裸謂此也注以贊為攝故誤耳

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食音嗣積子賜反勞力報反鄭氏康成曰饗設盛禮以飲賓也賈疏饗禮烹大牢以飲賓食禮亦烹大牢燕與食故九舉舉牲體九飯也賈疏特牲禮尸食舉三飯佐食舉輪尸又三飯舉肩及獸魚又三飯舉肩及獸魚出入謂從來訖去也每積有半禮米禾芻薪問問不恙也勞謂苦

倦之也皆有禮以幣致之鄭氏眾曰積謂饋之芻米賈氏公彥曰出入五積謂在路供賓來去皆五積也三問者使卿大夫問之亦有禮以致之所行三處亦當與三勞同處也三勞者案小行人逆勞於畿觀禮云至於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注云郊謂近郊其遠郊勞無文但近郊與畿大小行人勞則遠郊勞亦應使大行人賈氏公彥曰九獻者王酌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酬賓賓酬後更八獻是為九獻

獻者王裸后裸為二獻王與后又各一獻為四獻餘五獻未詳

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纁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旒樊纁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半朝位賓主之閒七十步立當前疾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裸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諸伯執躬圭其它皆如諸侯之禮信音申鄭氏康成曰七章者自華蟲以下一裸而酢者裸賓賓酢王而已后不裸也鄭氏眾曰前疾謂驅馬車轅前胡下垂者賈疏轅人轅深四尺七寸軌前曲中鄭氏鈔曰轅人之轅

長一丈四尺四寸其軌前之曲中者名曰前疾進而立前疾則比之車軼為稍近矣

諸子執穀璧五寸纁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旒樊纁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半朝位賓主之閒五十步立當車衡擯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一裸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一問一勞諸男執蒲璧其它皆如諸子之禮鄭氏康成曰五章者自宗彝以下一裸不酢者裸賓而已不酢王也而無報若不敬當焉卑故也不酢之禮聘禮禮賓是與賈疏子男一裸不酢與聘禮禮賓同但子昭禹曰車衡謂在轡下軛兩服者王氏應電曰先命圭纁藉者守國之瑞朝覲所執以為信也次言冕服至貳車車服以庸辨尊卑莫大於此二者也次言在朝在廟在館在途其禮無不同而有隆殺之義朝位步數以至門為度迎送以遠為敬也立則以進前為敬故上公立當軼侯伯則當疾子男則當衡也

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壹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於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它皆視小國之君相見鄭氏康成曰此以君命來聘者也孤尊既聘享更自以其摯見執束帛而已豹皮表之為飾賈疏孤行正聘則執圭章八寸不執皮帛故知既聘享更其摯見執束帛而已繼小國之君言次之也朝聘之禮每一國畢乃前不交於廟中無相介皆入門西上而立不前相禮者聘之介是與賈疏聘禮賓行聘之時賓者下東面上賓亦至末摯下親相與言者是也廟中無相介皆入門西上而立不前相禮者聘之介是與賈疏聘禮賓行聘之時賓者下東面上賓亦至末摯下親相與言者是也

天子別見之故自以繼小國之君言次之也朝聘之禮每一國畢乃前不交於廟中無相介皆入門西上而立不前相禮者聘之介是與賈疏聘禮賓行聘之時賓者下東面上賓亦至末摯下親相與言者是也

下東面上賓亦至末摯下親相與言者是也廟中無相介皆入門西上而立不前相禮者聘之介是與賈疏聘禮賓行聘之時賓者下東面上賓亦至末摯下親相與言者是也

賈疏聘禮賓行聘之時賓者下東面上賓亦至末摯下親相與言者是也廟中無相介皆入門西上而立不前相禮者聘之介是與賈疏聘禮賓行聘之時賓者下東面上賓亦至末摯下親相與言者是也

賈疏聘禮賓行聘之時賓者下東面上賓亦至末摯下親相與言者是也廟中無相介皆入門西上而立不前相禮者聘之介是與賈疏聘禮賓行聘之時賓者下東面上賓亦至末摯下親相與言者是也

賈疏聘禮賓行聘之時賓者下東面上賓亦至末摯下親相與言者是也廟中無相介皆入門西上而立不前相禮者聘之介是與賈疏聘禮賓行聘之時賓者下東面上賓亦至末摯下親相與言者是也

賈疏聘禮賓行聘之時賓者下東面上賓亦至末摯下親相與言者是也廟中無相介皆入門西上而立不前相禮者聘之介是與賈疏聘禮賓行聘之時賓者下東面上賓亦至末摯下親相與言者是也

賈疏聘禮賓行聘之時賓者下東面上賓亦至末摯下親相與言者是也廟中無相介皆入門西上而立不前相禮者聘之介是與賈疏聘禮賓行聘之時賓者下東面上賓亦至末摯下親相與言者是也

賈疏聘禮賓行聘之時賓者下東面上賓亦至末摯下親相與言者是也廟中無相介皆入門西上而立不前相禮者聘之介是與賈疏聘禮賓行聘之時賓者下東面上賓亦至末摯下親相與言者是也

賈疏聘禮賓行聘之時賓者下東面上賓亦至末摯下親相與言者是也廟中無相介皆入門西上而立不前相禮者聘之介是與賈疏聘禮賓行聘之時賓者下東面上賓亦至末摯下親相與言者是也

賈疏聘禮賓行聘之時賓者下東面上賓亦至末摯下親相與言者是也廟中無相介皆入門西上而立不前相禮者聘之介是與賈疏聘禮賓行聘之時賓者下東面上賓亦至末摯下親相與言者是也

賈疏聘禮賓行聘之時賓者下東面上賓亦至末摯下親相與言者是也廟中無相介皆入門西上而立不前相禮者聘之介是與賈疏聘禮賓行聘之時賓者下東面上賓亦至末摯下親相與言者是也

賈疏聘禮賓行聘之時賓者下東面上賓亦至末摯下親相與言者是也廟中無相介皆入門西上而立不前相禮者聘之介是與賈疏聘禮賓行聘之時賓者下東面上賓亦至末摯下親相與言者是也

賈疏聘禮賓行聘之時賓者下東面上賓亦至末摯下親相與言者是也廟中無相介皆入門西上而立不前相禮者聘之介是與賈疏聘禮賓行聘之時賓者下東面上賓亦至末摯下親相與言者是也

賈疏聘禮賓行聘之時賓者下東面上賓亦至末摯下親相與言者是也廟中無相介皆入門西上而立不前相禮者聘之介是與賈疏聘禮賓行聘之時賓者下東面上賓亦至末摯下親相與言者是也

君以五爲節下云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注云公使卿亦七侯伯亦五子男三不審大國孤五而卿七何答云卿奉君命七介孤尊更自特見故五介此有聘禮可參又問出入三積此即與小國同應視小國之君何須特云三積與例似錯答曰三積者卿亦然不獨孤也故不在視小國之中然則壹勞者亦是卿亦然故須見之 易氏疏曰春秋傳魯叔孫婁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天子旅見諸侯故有此禮蓋六服之國未能同時而至一日之內將幣三享禮賓成禮亦不能多人故時其聚寡而旅見焉然後館舍可以遞容襄積可以開致訝勞

可以徐周所以旅見時多也魯侯國而旅見滕薛之君故春秋並書以志非禮 朝位當車前經不言賓主之閒則王無出門迎法但至朝下車拱立車前聽命趨入庫門東擲入廟耳此以見下文凡諸侯之卿大夫士至王朝皆有下車拱立之位降其君二等又見諸侯之臣相爲國客其朝位亦然故司儀職不更及也 易氏疏曰大宗伯言孤執皮帛則天子之孤也此言大國之孤則爲上公之孤其執皮帛與天子之孤同者天子之孤六命則執束帛而加之以虎皮也上公四命之孤則執束帛而加之以豹皮也

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 鄭氏康成曰此亦以君命來聘者也所下其君者介與朝位賓主之閒也 案雖有朝位王不迎之注云賓其餘則自以其爵聘義曰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是謂使卿之聘之數也朝位則上公七十步侯伯五十步子男三十步與 賈氏公彥曰大夫士皆如之者大夫又各自下卿二等士雖無介與步數至牢禮之等又降殺大夫 諸侯之卿雖聘享後無特見禮但入朝下車退朝升車自有遠近步數是亦朝位也王雖不迎之注云賓主之閒者蒙上文耳況爲國客則有賓主朝位經亦舉王朝以見侯國也無庸以注爲疑 鄭氏兆玉曰諸公之禮九儀之一也諸侯之禮九儀之二也諸伯之禮九儀之三也諸子之禮九儀之四也諸男之禮九儀之五也孤以君命來聘九儀之六也卿以君命來聘九儀之七也大夫九儀之八也士九儀之九也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 注故書鄭氏康成曰祀物者犧牲之屬嬪物絲枲也器物尊彝之屬服物玄纁絺纈也材物八材也要服蠻服也貨物龜貝也 賈氏公彥曰此因朝而貢與大宰九貢小行人春入貢者別彼二者是歲之常貢也 王氏昭禹曰六服其見有六歲之差所以節遠邇之期其實有六物之異所謂別土地之宜 或問周官五服之貢限以定名不問其地之有無與禹貢不合何故朱子曰一代自有

一代之制大槩是近處貢重底物事遠處貢輕底物事恰如禹貢納銍納結之類 王氏應龍曰此亦約六服所貢之大分而言職方氏制其貢各以其所有六服每歲皆有貢則小行人所令春入貢也 舊說虞夏之制天子巡守之明年諸侯各以其方歲見四載而徧此注其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趣四時而來皆非也果爾則或一歲而空一方之諸侯或一歲而空一服之諸侯其方或有寇戎之警其誰繫之竊意周制

侯服最近故每歲一見而徧甸服地較遠分國較多兩歲中各以其時其事一見而徧男采衛要地愈遠分國愈多則期愈寬所以順人情使國事也虞夏之制亦大率類此成王之崩事在旬日而康王之立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則六服皆有朝者

可知矣舜典日觀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則非一方之諸侯可知矣

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摯鄭氏康成曰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也方而此經總言之曲禮曰其在東夷北

狄西戎南蠻雖大日子然則九州之外其君皆子男也無朝貢之歲父死子立及嗣王即位乃一來耳所貴寶見傳者若犬戎獻白狼白鹿

是也賈疏周語穆王其餘則周書王會篇焉賈疏王會篇鄭氏康成曰各以其所貴寶為摯則蕃國之君無執玉瑞者蕃服之君來

朝未必不執玉所貴寶者或以為享幣耳

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類五歲徧省鄭氏康成曰撫猶安也存類省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所謂問問也賈疏上文

諭諸侯歲者巡守之明歲以為始也劉氏彝曰存者問其安否類者視其治効省者察其風俗王氏昭禹曰類詳於存省又詳於類易氏祜曰撫諸侯而

言邦國者兼臣若民而加惠焉非獨厚其君也

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屬章東反注故書協辭命作計詞鄭氏康成曰屬猶聚也自五歲之後遂開歲

徧省也鄭司農云象胥譯官也某謂胥讀為謂王制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獯北方曰

譯此官正為象者是通言語之官為象胥謂謂象之有才知者也辭命六辭之命也瞽樂師也史大史小史也書名書文字也古曰名聘禮曰

百名以上七歲省而召其象胥九歲省而召其瞽史皆聚於天子之宮教習之也鄭氏錫曰自七歲而下皆可謂之省者易氏祜曰諭言

語則通五官之言語協辭命則合九等之辭命皆象胥之職也諭書名則達六書之文聽聲音則察五音之和皆瞽史之職也王氏應電曰

掌字王氏安石曰諭言語所以使之相協辭命所以使之相交辭如致福告喪及自通於尊長儕輩之禮辭命謂稱於君大夫自稱

稱人所舉之號名如曲禮少儀所記是也

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禮則鄭氏康成曰度丈尺也量豆區釜也數器銓衡也賈疏錄兩之等法入法也則八則也成平

也平其僭踰者也達同成脩皆謂齊其法式行至則齊等之易氏祜曰瑞節達於小行人之官牢禮成於掌客之官法則正於匡人之

官度量數器同於合方氏之官凡此皆所以待王之巡守也

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鄭氏康成曰王巡守諸侯會者各以其時之方書曰遂親東后是也鄭氏敬曰殷眾也所至之方諸侯皆朝於

方嶽下曰殷國王氏應電曰十二歲一巡守於期已疏然觀徧存以下六事及將巡守職方氏又戒於四方則時巡之期雖疏而周防之法

更密實無曠事也呂氏祖謙曰巡守之禮此乃維持政治攝服人心之道大抵人心久則易散政治久則必缺一次巡守又提攝整頓一次

此新新不已之意巡守殷國因巡守而即以殷國也殷國即殷同殷同之禮因巡守而舉者此經是也有特舉於王國或侯國者則朝覲之

盛禮閱數歲十行之職方氏先言巡守而下言王殷因亦如之可見其為二事不必在巡守之年矣鄭氏謂三不巡守乃殷國疑未必然詳見

上文楊氏時曰虞舜之世其事簡其人寡其於巡守也兵衛少征求輕政行之五歲不為數成周之世其事煩其人眾其於巡守也兵衛

秋官大行人

多供億繁故行之十二年不為疏

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鄭氏康成曰王事以王之事來也詩曰莫敢不來王春秋傳曰諸侯有王 賈氏公

彥曰辨其位謂九十七五十步之位正其等謂覲服旌旗武車之等協其禮謂牢禮饗燕積膳之禮以此禮賓敬而見之也

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相息亮反 鄭氏康成曰詔相左右教告之也 賈氏公彥曰哭位周旋進退擗踊皆有禮

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鄭氏康成曰四方之大事謂國有兵寇諸侯來告急者禮動不虛皆有贊幣以崇敬也受之以其事

入告王也聘禮曰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賈疏聘禮是諸侯自相告天子亦然故引為證 易氏祇曰受其幣而聽其辭小行人所以待小客也而大行人乃以

待四方之大事蓋謂諸侯以寇戎聞必待行聘享之禮而後聽其辭非所以急諸侯之病也

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鄭氏康成曰小聘曰問不享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

聘也父死子立曰世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賈疏文元年此皆所以習禮攷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 賈疏禮必擇有道之國而就脩

之鄭司農云春秋傳孟僖子如齊殷聘是也賈疏昭九年左傳 賈氏公彥曰諸侯邦交謂同方嶽者一往一來為交小國朝大國大國聘小國敵國

則兩君自相往來故司儀職諸公諸侯皆言相為賓是也 鄭氏錫曰問以言為禮聘以財為禮程子曰先儒有王臣無外交之說非也

若天下有道諸侯順軌豈有內外之限其相交好乃常禮也然不安官守而遠相朝無是道也周禮所謂世相朝謂鄰國耳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使邑吏反 鄭氏康成曰禮籍各位尊卑之書使者諸侯之臣使來者也 賈氏公彥曰大行人

待諸侯小行人待諸侯之使者其邦之禮籍則諸侯及臣皆在焉大行人曰禮儀小行人則曰禮籍者書曰享多儀百辟來王大行人辨其

位正其等協其儀賓而見之所尤謹者儀也小行人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司不過按故籍以時饗食致餼積而已禮籍即司儀掌客所列二官

既分掌其事而小行人復通掌其籍者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其籍已豫具也

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鄭氏康成曰貢六服所貢也 賈疏對九州外 功攷績之功也秋獻之若今計文書

斷於九月其舊禮 賈氏公彥曰此貢即大宰九貢是歲之常貢也必使春入者以侯國出稅於民民稅既得經冬至春乃可入王也秋獻功

者物皆秋成故秋獻之 王氏安石曰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則常以所禮之國各籍焉以為故常左傳曰非禮也勿籍職貢雖有常而必時

其歲之豐凶以為贏縮故往歲之貢至春而後入之月令制諸侯貢職之數以季秋蓋農收備入而後其數可定也功謂治國事之狀至秋則

歲功成萬事理凡治狀皆舉矣故獻之

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既館將幣為承而擯勞力報反 鄭氏眾曰入王朝於王也春秋傳曰宋公不王賈疏隱九年宋公不王不

士以王命討 又曰諸侯有王王有巡守賈疏莊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射非禮曹則諫曰不可 鄭氏康成曰既館致館也賈疏聘禮及下

將幣大幣皆為之丞而續之歐陽氏謙之曰三事皆非小行人之職但為承以續而已易氏被曰四時常朝小行人既為承續肆師佐

擯為大朝觀設也大宗伯惟將幣為上擯則郊勞既館宜使它官故小行人為承而擯擯者三人則番夫為末擯見親必擯者五人然後

肆師佐小行人承而更以士充其數矣國語卿出郊勞則郊勞宜使卿觀禮第卑皮弁而不目其人注云使大行人故此疏用之也意侯

伯使大行人上公則使卿與蓋據觀禮鄭注而鄭注亦未知何據

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鄭氏康成曰擯者擯而見之王使得親言也受其幣者受之以入告其所為來之

事賈氏公彥曰大行人注云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則此大客謂要服以內之使臣小客謂蕃國之使臣也易氏被曰諸

侯遣孤卿聘類皆於廟中行享禮擯而見之但旅擯不交擯耳

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正義鄭氏康成曰適之也協合也王氏應電曰九儀之禮

大行人既以之同邦國矣但恐變故不齊或歲久沿革不能無異小行人奉使於四方時因而和協之庶禮行之久而無弊也賈氏公彥

曰自此已下皆小行人使適四方之事實據命者五客據爵者四朝覲宗遇會同皆諸侯故云君之禮存類省三者天子使臣撫邦國之禮

聘問二者是諸侯使臣於天子之禮賈氏公彥曰賓客來享來王固欲其儀之協即其邦交亦恐以地之遼遠國之強弱過恭過汰以違王度故使小

行人適四方而協之所以消患於未萌也觀春秋列國會盟之次朝聘之數時有煩言則九儀不協之明徵也

達天下之六節山川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鄭氏康成曰

此謂邦國之節也達之者使之四方亦皆齊法式以齊等之也諸侯使臣行類聘則以金節授之以為行道之信也虎人龍者自其國象也

賈疏知是使臣所執者掌節職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故知此亦使臣所執也諸侯自行不須節道路謂鄉遂大夫也都鄙者公之子弟及卿大夫之采邑之吏也賈疏都鄙之主與都

凡邦國之民遠出至它邦它邦之民若來入由國門者門人為之節賈疏司關職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其以徵令及家

徒鄉遂大夫及采地吏為之節皆使人執節將之以達之賈疏此長職邦之民徒于郊則從而授之亦有期以反節案此掌節職文管節如今之竹使符也賈疏漢文本

初與郡國守相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竹使符以竹簡五枚長五寸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其有商者通之以符節如門關門關者與市職事節可同也亦所以異於畿內也賈疏掌節

重節門關用符節各別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門市既相聯此無貨賄壘凡節有天子之法式存於國賈氏公彥曰達天下之六節

據侯國而言掌節所云據畿內也虎節人節龍節三者據諸侯使臣出聘所執旌節符節管節三者據在國所用掌節職守邦國者用玉節

此不云玉節者文略耳亦達可知通論王氏詳說曰天子使者使於諸侯諸侯使者聘於天子其為節一而已此虎節人節龍節之所以同

也天子王畿之道路門關與諸侯之道路門關亦一而已此旌節符節之所以同也其無璽節何也小行人所達六節特謂諸侯使者之入

聘耳非有貨賄之事也王氏安石曰邦節先門關後道路以自內達外言之天下之節先道路後門關以自外達內言之無玉節者此

所達惟使節邦國所守非所及也都鄙用管節者別於畿內之都鄙蓋別嫌明微於其貴者尤嚴也

次定司官義疏 卷三十八 秋官 小行人

成六瑞王用璜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穀璧男用蒲璧鄭氏康成曰成平也瑞信也皆朝見所執以為信

氏公彥曰侯國無圭因不言之不言達六瑞者諸侯受命已得之無用別作法式以齊之也成者攷驗符合均一整齊之意

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琮才宗反琥音虎璜音黃好呼報反鄭氏康成曰合同也六幣所以

享也賈疏對上文六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賈疏玉人云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聘禮享君以璧享夫人以

有庭實以馬若皮賈疏案觀禮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區所有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聘禮記云皮馬相聞可也皮虎豹皮也用圭璋者

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賈疏享天子用璧琮九寸者上公之禮上公用璧琮則圭璋器云圭璋特義亦通於此賈疏彼

時所行無束帛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賈疏玉人云璧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明享君用璧亦八寸是下享天子可知是特也

下其瑞也賈疏二王後相享用璧琮則子男自相享用琥璜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賈疏玉人云璧琮八寸諸侯以

是上公九寸降一等至八寸上公既及使卿大夫煩聘亦如之賈疏不分別聘享則聘享皆降一等同玉人云璧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

賈氏公彥曰圭以馬璋以皮二者本非幣云六幣者二者雖非幣帛以用之當幣處故總號為幣也鄭氏錡曰言合者以兩兩相配故言

合也王氏應電曰馬物之貴者也皮虎豹之皮記曰示服猛也故合圭以馬合璋以皮純色曰帛采色曰錦昏禮聘禮食禮皆以束帛為

上束錦為次故合璧以帛合琮以錦五采備為繡白與黑二色為黼繡之功多於黼故合琥以繡合璜以黼王氏昭禹曰通彼此之情而

來謂之好因事而來謂之故鄭氏敞曰九儀既正乃達六節以為行道之符乃成六瑞以為朝見之信乃合六幣以致用享之誠

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注故書賻作傳鄭氏眾曰賻補之謂賻喪家補助其不足也賈氏公彥曰宗伯職以喪禮哀死以據弔葬致哀此則

以財物補其不足相包乃具

若國凶荒則令賻委之正義王氏應電曰賻委如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令邦國移民通財以賻恤之即荒禮哀凶札也賈氏公彥曰宗

伯職以荒禮哀凶札言自貶損若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之類此令它人以財賻委之亦相包乃具

若國師役則令槁贈之槁讀作稿可與反禮音會注故書槁為槁鄭同農云槁當為槁鄭氏康成曰師役者國有兵寇以致置病者也使鄰國合會財貨以與之春秋

定五年夏歸粟于蔡是也賈疏定四年秋楚人圍蔡故五年歸其粟大宗伯職以槁禮哀圍敗鄭氏眾曰槁謂槁師也賈氏公彥曰不見恤禮當於師役中

兼之

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正義王氏昭禹曰慶賀即大宗伯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也王氏應電曰慶賀所以樂之即大行人賀慶以

贊諸侯之喜

若國有禍裁則令哀弔之正義鄭氏康成曰禍裁水火王氏應電曰哀弔即弔禮哀禍裁也

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正義王氏昭禹曰所作謂之事所逢謂之故札喪凶荒禍裁出於所逢者也師役福事或出於所作李氏嘉會曰大

宗伯雖已具是法小行人則令行之此五者其四大宗伯所掌凶禮其一嘉禮也復列於此者設所至之國有此則令鄰國供具而後以復於王故其文次於使適四方之後也蓋凶荒之期委卿殺之稿禴必待奏請則緩不及事即適遇其國札喪禍幾福事亦必於常禮有加禮意乃洽且札喪禍幾福事之小者或不敢以聞於王朝而王使適遇之則不得為弗聞也者而過之也治其事故者酌財用多少之宜施行緩急之節以及興發調移之法也其亦與方伯連帥定議而後令之與或曰治其事者行此五者之事宜治其故者慶賀哀弔或致辭或兼幣玉貨財若賻補賜委稿禴則或取於闡田所儲待也

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正義王氏應電曰條錄一書將以興利除害案天子省方所以清問萬民之利害也知其利害然後可察所欲去

所惡而諸侯之功罪以是為準虞書及王制所列巡守騶步之大政無出此五書之外者惟札喪內荒出於時變而其君臣所以處此必有辨矣至於足貧則萬民之利害平時漫不省憂可知故五者皆所以定諸侯之功罪也

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治直王氏應電曰此自政治言順則因之逆則革之鄭氏兆玉曰將以為慶讓之地

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為一書正義鄭氏康成曰惡惡也猶闕也鄭氏兆玉曰將以討正之正義鄭氏錡曰猶有二義此謂已曾犯令而猶不改者

其札喪凶荒屢貧為一書正義鄭氏兆玉曰將以寬恤之

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正義鄭氏兆玉曰將以褒嘉之

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正義李氏嘉會曰故者必求其原委而知其所以然也王氏昭禹曰聖人以百姓為心而憂樂與同自行人之官巡行天下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先王所以同四海於一堂之上於此得其要矣小行人使適四方無國不到所以資察諸侯之治狀也首協九儀賓客之禮行人出王畿即當達所經道路之節故達六節次之禮以朝享為重故成六瑞合六幣次之凡行人過賓之國有吉凶事故必加禮焉以示王與天下同其憂樂故令賻補以下五事次之王巡守將施加地進律及削細流討諸大政故以萬民之利害以下五書終焉王雖巡守未能偏至羣侯之國故使小行人每國別異之以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聖人制法凡事必既其實而不徒以其名所以能知周萬物而道濟天下也



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相悉鄭氏康成曰出接賓曰摯入相禮曰相以詔者以禮告王賈疏九儀即大相者下文及廟惟上相入是也以禮告王者下文詔王儀是也易氏祓曰九儀即大行人所掌是也司儀特掌其中賓客摯相之禮而已

鄭氏鏐曰儀容通形貌而言辭令以應對言揖讓以交接言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宮旁一門賈疏掌舍鄭氏康成曰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傳文為壇於國外以命事宮謂壇土以為牆處所謂壇宮

也賈疏掌舍為壇隨宮觀禮曰諸侯觀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是也鄭氏鏐曰其制為壇三成即觀禮所謂深四尺者是也蓋門即觀禮所謂宮方三百步四門是也蓋王巡守殷國則其為宮亦如此與鄭氏眾曰三成三重也爾雅云邱一成為敦邱再成為陶邱三

成為昆侖邱謂三重王氏安石曰壇三成為三等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是也賈氏公彥曰令令封人敖氏繼公曰四方諸侯皆來於是為壇隨宮於國門外之南方而受之此所謂大朝觀也宮者築宮牆也凡朝觀諸侯將幣王禮諸侯皆於廟無所為壇儀禮

觀禮既終附載為壇帥諸侯以朝日反祀方明乃此經所謂合諸侯大率職所謂大朝觀會同也鄭氏鏐易氏祓見觀禮稱諸侯觀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遂謂凡朝觀皆有壇不知饗禮乃歸以前觀禮之本文也饗之禮之而歸其國則觀事終矣復言諸侯觀于天子為宮云云乃記

者更端略舉大朝觀會同之禮不與上相屬也鄭氏康成曰天子春帥諸侯拜日於東郊則為壇於國東夏禮日於南郊則為壇於國南秋禮山川邱陵於西郊則為壇於國西冬禮月四瀆於北郊則為壇於國北既拜禮而還加方明於壇上而祀焉所以致尊尊也觀禮所云

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邱陵於西門外者蓋繼拜日祀方明之後相屬而為之非四時之異也門即謂壇宮之四門非國門也詳見儀禮

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鄭氏康成曰諸侯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乃詔王升壇諸侯皆就其旂而立案觀禮注云諸侯入闕門或左或右各就其庶姓無親者也土揖推手小下之也異姓昏姻也時揖平推手也衛將軍文子篇獨居思仁公

言言義其間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綰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為異姓謂妻之也賈疏此大戴記子貢答將軍文子之辭案注引此者證異姓為昏姻也天揖推手小舉之賈氏公彥曰諸侯各就位立王在壇亦立司儀乃告王升壇南鄉見諸侯乃揖之先疎後親為次歐陽氏誤之曰天揖舉手高尊之

也時揖舉手平次之也土揖舉手近下卑之也鄭氏康成曰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王揖之者定其位也壇三成每成高一尺則無階也壇宮雖有四門諸侯則皆從南門入其位則自西而東皆北面與明堂位朝事義所言諸侯之位異諸侯既就位王乃於壇上揖之揖之者升之也

及其揖之各以其禮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鄭氏康成曰謂執玉而前見於王也賈疏下云將幣據三享故



賓主俱立當三辭重者先辭辭其以禮來於外後辭辭升堂館舍也使大夫授之君又以禮親致焉賈疏凡云致者皆有幣以致之賈氏公彥曰拜受賓再

拜乃受幣主君亦當拜送不言省文也數氏繼公曰凡拜送賓者皆於其既退乃拜之故賓不答拜異於迎也案儀禮鄉飲酒禮畢主人送

介不答拜鄭氏詳說曰天子之於諸侯其館之也賜舍而已至諸侯相為賓則有致館之禮焉案觀禮曰賜伯父舍但使人以命致之初

無東帛而侯氏受館使使者用東帛乘馬所以尊王使也賈疏賜館致命者蓋司空既館者小行人也此云致館亦如之繼主君郊勞後故知

其君親致也注謂使大夫授者以聘禮大夫帥至館卿致之耳但使授館於聘使故使大夫此諸侯相為賓既親致館則授館當使卿與

致館如致積之禮鄭氏康成曰俱使大夫禮同也殯食也小禮曰殯鄭氏曰賓已入館乃殯殯夕食也言其微而

王氏詳說曰注謂致積致殯使大夫者以聘禮使宰夫朝服設殯而積視殯幸耳然此諸侯相為賓君既親致館則致殯與積似當使卿

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惟上相入賓三揖三讓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相

亮反授使注作受賓賈氏公彥曰將幣謂行朝禮之時幣即圭璋也此交擯賓陳九介主君陳五擯而傳命鄭氏康成曰既三辭主君

亦如之依注作賓賈氏公彥曰將幣謂行朝禮之時幣即圭璋也此交擯賓陳九介主君陳五擯而傳命鄭氏康成曰既三辭主君

則乘車出大門外而迎賓見之而下拜其辱賈疏傳辭既訖主君乘車出大門至賓所下車拜賓屈辱來此也王氏詳說曰郊勞賓

前下答拜也賈疏賓乘車進就主君主君三揖者相去九十步揖之使前也王氏詳說曰車逆之後未入大門故至而三讓讓入門也賈疏

賓使前北面三相謂主君指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辭耳入門當以禮略備也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賈疏

文每門止一相賈疏既入門通而東至廟廟之西廟門西仍有二廟以諸侯五廟始祖廟在中君入門介拂闕大夫中根與闕之間

士介拂根賈疏王此謂介躬行相隨也賈疏君人由闕西亦拂闕不言止之者絕行在後耳賈疏禮記介皆入廟門西北而西上此介亦入

也賓三揖三讓讓升也賈疏三讓者至階主君讓賓賓登再拜授幣授當為受者主君主人拜至且受玉也賈疏拜中每事如初謂享及有

言也賈疏案聘禮若有言賓當為償謂以鬱鬯禮賓也上於下曰禮敵者曰償禮器曰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邊豆之薦謂此朝禮畢償賓也

士氏詳說曰不曰禮而曰償者案禮云賜伯父舍侯氏再拜稽首受償之束帛乘馬賈氏公彥曰上相入者上相即上指上介須詔禮故

是侯氏之禮於天子使者曰償故兩君相禮亦曰償鄭氏敬曰償亦如之揖讓拜同賈氏公彥曰上相入者上相即上指上介須詔禮故

入賓拜送幣者賓既授乃退向西階上北面拜送幣乃降也鄭氏鐸曰將幣交擯三辭者蓋主君謙不敢當其將幣之禮此諸公相賓及

下經諸公之臣相為國客賈疏皆以將幣為用圭璋則是正行朝聘之禮而非直以三享當之矣大行人職之廟中將幣亦為正行朝禮受玉

可推彼注似繆當以此言之詳見彼職

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辭鄭氏康成曰三請三進請賓就車也主君每一請車一進欲遠送之也三還三辭主君

一請賓亦一還一辭主君出送以車從備賓退乘以入且若將遠送故賓辭也及三辭則賓告辭以主君將拜驅而辟之不欲見主人之拜

也主君再拜當在賓告辭後而序於前見賓告辭時主君即拜而賓已辟然後主賓之敬皆曲盡而後得其安也入時自大門外步行入廟

致饗餼還主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還音環食音嗣下同鄭氏康成曰主君親往則賓爲主人主人爲賓君如有故不親饗食則使大夫以

酬幣侑幣致之聘以圭璋禮也享以璧琮財也已聘而還圭璋輕財而重禮賈疏聘義文贈送以財既贈又送至於郊 王氏詳說曰聘禮使卿歸

饗餼使卿歸圭於館此六禮皆如將幣之儀則主君親往也注謂六禮惟饗食速賓其餘主君親往非也冠禮之賓儔輩也主人猶親遠况

敵體之國君乎

賓之拜禮拜饗餼拜饗食鄭氏康成曰鄭司農云賓之拜禮者因言賓所當拜者之禮也所當拜者拜饗餼拜饗食某謂賓將去就朝拜

謝此三禮三禮禮之重者也賓既拜主君乃至館贈之去又送之於郊 賈氏公彥曰案聘禮饗餼燕羞俶獻之明日賓皆拜於朝將去又二

拜乘禽於朝彼臣故盡拜謝此賓之拜禮在致贈郊送之下則不及燕羞俶獻乘禽以其君略小惠將去惟拜其大禮也鄭氏王君親郊勞致館

而拜禮不及何也二禮以拜其來朝之辱也故賓無庸拜之不拜還主者還主非加禮也

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鄭氏康成曰繼主君者僨主君也賈疏僨者報也報主君爲僨聘禮賓至郊君使卿勞賓用束錦僨勞者君使

設馬乘賓降受老束錦僨之者主君郊勞致館饗餼還主贈郊送之時也賈疏聘禮致館無僨彼君使卿致館不以幣故無僨此兩君致時有幣合僨之也 如其禮者謂玉帛皮馬也

有饗陳之積者不如也

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爲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鄭氏康成曰賓主相待之儀與諸公同也饗餼饗食之禮則有降殺

五等諸侯以命數分爲三等其圭璋饗餼僨勞積步數積介皆降殺備於大行人掌客其進退揖讓之儀則一與公同

諸侯之臣相爲國客鄭氏康成曰謂相聘也

則三積皆三辭拜受鄭氏康成曰受者受之於庭也賈疏此謂在道之禮於路館致之亦以束 侯伯之臣不致積賈疏侯伯之臣不致積

道全無積也 王氏昭禹曰臣下其君之禮二等故三積 王氏應電曰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積與子男同皆有束帛致之三辭而後受無問

禮殺於諸侯也鄭氏詳說謂有積無問異於國君以下經問君大夫則問聘者亦在其中非也大行人掌客職之問承饗食饗餼之問而問

以脩脯也此職下經所謂問則對聘使而問君大夫無恙混爲一事可乎

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賈氏依注 易氏敔曰諸公先再勞而後主君郊勞若諸公

之臣使大夫勞之於近郊而已主君郊勞則交擯大夫郊勞僅旅擯而已 賈氏公彥曰賓使各陳七介 鄭氏康成曰登聽命賓登堂也賓

當爲擯勞用束帛擯用束錦侯伯之臣受勞於庭王氏詳說曰案聘禮賓指至門內勞者致命是 使者亦三辭而後拜受也鄭氏黃氏度曰

案諸公相爲賓就則交擯不敵則旅擯大夫雖敵亦旅擯不敢擯於君也